



中国历史演义全书

两晋历史演义

(六)

〔民国〕蔡东藩著

目摇摇录

第八十二回	通叛党兰汗弑君 诛贼臣燕宗复国	员
第八十三回	再发难王恭受戮 好惑人孙泰伏诛	怨
第八十四回	戕内史独全谢妇 杀太守复陷会稽	愿
第八十五回	失荆州参军殉主 弃苑川乾归逃生	愿
第八十六回	受逆报吕纂被戕 据偏隅李暹独立	缘
第八十七回	扫残孽南燕定都 立奸叔东宫失位	源
第八十八回	吕隆累败降秦室 刘裕屡胜走孙恩	缘
第八十九回	覆全军元显受诛 夺大位桓玄行逆	缘
第九十回	贤孟妇助夫举义 勇刘军败贼入都	愿
第九十一回	截江洲冯迁诛逆首 陷成都谗纵害疆臣	缘
第九十二回	贪女色吞针欺僧侣 戕妇翁拥众号天主	愿

第九十三回	葬爱妻遇变丧身 立犹子临终传位	怨
第九十四回	得使才接着还都 失兵机纵敌入险	冤
第九十五回	覆孤城慕容超亡国 诛逆贼冯文起开基	冤
第九十六回	何无忌战死豫章口 刘寄奴固守石头城	冤
第九十七回	窜南交卢循毙命 平西蜀譙纵伏辜	缘
第九十八回	南凉王悛谏致亡 西秦后败谋殉难	冤
第九十九回	入荆州驱除异党 夺长安翦灭后秦	冤
第一百回	招寇乱秦关再失 迫禅位晋祚永终	缘

第八十二回 摇摇通叛党兰汗弑君 诛贼臣燕宗复国

摇摇却说段速骨等引着乱兵，进逼龙城，城中守兵甚少，由慕容盛募民为役，始得万人，登陴奋力拒守。速骨等人数虽多，但同谋不过百人，余皆胁从为乱，并无斗志。惟尚书顿邱王兰汗，本为慕容垂季舅，又是慕容盛妇翁，他偏起了歹心，与速骨等通谋，所以速骨等有恃无恐，日夕鼓噪，威吓城中；且诱慕容农出城招抚，愿与讲和。农恐城不能守，潜自夜出，往抚乱兵。速骨怎肯依农，反把农拘住不放。翌晨，复引众攻城，城上守兵拒战甚力，伤毙乱卒百余人，守兵正在得势，忽见速骨牵出慕容农，指示城上，呶呶乱语。守兵本恃农为重，忽见农在城下，也不暇问明情由，骤然夺气，一哄而散。速骨等得缘梯登城，纵兵杀掠，死亡相枕。燕主宝与慕舆腾、余崇、张真、李早等，轻骑向奔。

速骨尚不敢杀农，但将他幽住殿内。另有同党阿交罗，为速骨谋主，意欲废崇立农，偏被崇左右闻知，就中有驩让出力鞭两人，为崇效力，骤入杀农，并及阿交罗。农故吏左卫将军宇文拔亡奔辽西，速骨恐人心忆农，必且生变，因归罪驩让出力鞭，把他诛死。哪知与他反对的，不是别人，就是前时通谋的兰汗。汗阳与勾通，暗中仍然嫉忌，速骨未曾防着，突被汗纠众袭击，见一个，杀一个，才阅半日，已将速骨等亲党百余人，一古脑儿送他归阴。当下废去慕容崇，奉太子策监国，承制大赦，且遣使迎宝北归。

时长乐王盛等，已逾城从宝，同至薊城，接见兰汗来使，宝即欲北还。盛等俱进谏道：“兰汗忠诈，尚未可知，今若单骑

往赴 ,倘汗有异志 ,悔不可追 ,不如南就范阳王 ,合众取冀州 ,就使不捷 ,亦可收集南方余众 ,徐归龙城 ,这却是万全计策呢。”宝乃依议 ,从间道趋邺。邺人颇愿留宝 ,宝独不许 ,南至黎阳 ,暂驻河西 ,命中黄门令赵思 ,召北地王慕容钟 ,使他迎驾。钟为慕容德从弟 ,曾劝德称尊 ,至是执思下狱 ,并即报德。德召僚属与语道 :“卿等为社稷大计 ,劝我摄政 ,我亦因嗣主播越 ,民神乏主 ,暂从群议 ,聊系众心。今天方悔祸 ,嗣主南来 ,我将具驾奉迎 ,谢罪行辕 ,然后角巾还第 ,不问国事 ,卿等以为何如 ?”黄门侍郎张华应声道 :“陛下所言 ,未免失计 ,试想天下大乱 ,断非庸材所能济事 ,嗣主暗弱 ,不足绍承先绪 ,陛下若蹈匹夫小节 ,舍天授大业 ,恐威权一去 ,身首不保 ,社稷宗庙 ,岂尚得血食么 ?”将军慕容护亦接入道 :“嗣主不达时宜 ,委弃国都 ,自取败亡 ,尚何足恤 ?从前蒯聩出奔 ,卫辄不纳 ,《春秋》尚不以为非 ,彼为子拒父 ,尚属可行 ,况陛下为嗣主叔父 ,难道不可拒犹子吗 ?”德半晌才道 :“古人逆取顺守 ,终欠合理 ,所以我中道徘徊 ,怅然未决呢。”护又道 :“赵思南来 ,虚实未明 ,臣愿为陛下驰往调察 ,再作计较。”德乃遣护前往 ,佯为流涕。护率壮士数百人 ,偕思北往。适宝得樵夫言 ,谓德已僭号 ,料知不为所容 ,仍转身北去 ,护追宝不及 ,复执思南还。

德闻思练习掌故 ,召他入见 ,欲为己用。思慨然道 :“犬马尚知恋主 ,思虽刑臣 ,颇识大义 ,乞加惠赐归。”德作色道 :“汝在此受职 ,与在彼何异 ?”思亦发怒道 :“周室东迁 ,晋郑是依 ,陛下亲为叔父 ,位居上公 ,不能倡率群臣 ,匡扶帝室 ,乃反幸灾乐祸 ,欲效晋赵王伦故事 ,思虽不能效申包胥 ,乞援存楚 ,尚想如王莽时的龚胜 ,不屑偷生。归既不得 ,死亦何妨。”德被他揶揄 ,容忍不住 ,便命将思推出斩首 ,嗣是遂与宝绝。

宝遣盛与慕舆腾,收兵冀州,盛因腾请兵启衅,激成祸乱,且素来暴横不法,为民所怨,因即将他杀死。行至钜鹿,遍谕豪杰,俱欲起兵奉宝,约期会集。偏宝闻兰汗祀燕宗庙,举动近理,便欲北还龙城,不肯再留冀州,于是召盛速还,即日启行。到了建安,留宿土豪张曹家。曹素武健,自请纠众效劳,盛又劝宝缓归,俟确覘兰汗情状,再定行止。宝乃遣冗从仆射李早往见兰汗,自在石城候信。

会兰汗遣左将军苏超至石城迎宝,极陈兰汗忠诚。宝信为真言,不待李早返报,遂自石城出发,盛涕泣固谏,宝仍不从,但留盛在后徐行。盛与将军张真等下道避匿,不肯遽赴。宝匆匆急返,抵索莫汗陁,去龙城只四十里,城中皆喜。兰汗惶惧,欲自出谢罪,兄弟同声谏阻。汗因遣弟加难率五百骑出迎,又令兄提闭门止仗,禁人出入。城中皆知汗有变志,但亦无法挽回。加难驰至陁北,与宝相见,拜谒甚恭。宝即令他护驾,昂然进行。颍阴公余崇,密白宝道:“加难形色不定,必有异谋,陛下宜留待三思,奈何径往?”宝尚说无妨。又行了十余里,加难忽喝令骑士向前执崇,崇徒手格斗,毕竟寡不敌众,终为所缚。崇大骂道:“汝家幸为国戚,迭沐宠荣,今乃敢为篡逆,天地岂肯容汝?不过稍迟旦暮,便当屠灭,但恨我不得手脍汝曹呢!”加难听了,竟拔刀杀崇。宝至此悔已无及,只好随了加难,同入龙城,加难不令入殿,但使寓居外邸,用兵监守。到了夜间,便遣壮士潜入邸中,将宝拉死。兰汗闻报,命为棺殓,原追谥曰灵,又杀太子策及王公卿士以下百余人。汗自称大都督大单于大将军,昌黎王,改元青龙,令兄提为太尉,弟加难为车骑将军,封河间王熙为辽东公。使如周时杞宋故例,备位屏藩。

慕容盛在外闻变,即拟奔丧入城,将军张真,极力劝阻。盛说道:“我今拚死往告,自述哀穷,汗性愚浅,必顾念婚姻,不忍害我。约过旬月,我得安排妥当,便足伸志,这也是枉尺直寻的办法呢。”遂不从真言,径入城赴丧,先使妻兰氏进求汗妻,为盛乞免。汗妻乙氏,究是女流,见女涕泣哀请,自然代为缓颊。汗本意颇欲害盛,但见了一妻一女,宛转哀鸣,免不得心肠软活,化刚为柔。惟兄提及弟加难,谓斩草留根,终足滋患,不如一并杀盛。盛妻又向伯叔叩头,哀吁不已,提与加难尚有难色,汗独恻然道:“我就赦汝夫婿,但汝当为我传言,须怀我德,毋记我嫌。”盛妻当然应命。汗即遣子迎盛,引入宫中。盛见汗匍伏,且泣且谢。汗还道他是诚心归附,一再劝慰,且伪言宝实自尽,并非加害,当即为宝治丧,令盛及宗族亲党,一律送葬,复授盛为侍中,兼左光禄大夫。还有太原王奇,系前冀州牧慕容楷子,为汗外孙,汗亦将奇宥免,命为征南将军,奇既得受职,遂与盛同列,两人俱怀报复,且系从曾祖兄弟,当然患难相亲,于是盛得了个帮手,尝与密谋。

兰提等随时防着,屡次劝汗杀盛,汗终不从,兄弟间遂有违言。提又骄狠荒淫,动逾礼法,就是与汗相见,亦往往恶语相侵,汗情不能忍,益生嫌隙。盛得乘间媒孽,如火添薪,又潜使奇出外招兵,为恢复计。奇密往建安,募集丁壮,得数千人,使据城自固。提闻变报汗,汗即遣提往讨,偏盛入白汗道:“善驹小儿,怎敢起事?莫非有假托彼名,谋为内应不成?”汗瞿然道:“这是由太尉入报,当不相欺。”盛屏人语汗道:“太尉骄诈,不宜轻信,若使发兵出讨,一或为变,祸不胜言了。”汗闻盛言,即饬罢提兵,另遣抚军将军仇尼慕,率众讨奇。时龙城数月不雨,自夏及秋,异常亢旱。汗疑得罪燕祖,致遭此谴,

乃每日至燕太庙中，顿首拜祷，又向故主宝神主前，叩陈前过，实由兄弟二人起意，应当坐罪云云。提与加难，得悉汗言，统怒不可遏，竟擅领部曲将士，出袭仇尼慕军，杀毙无算。

仇尼慕幸得不死，奔回告汗。汗不禁惊骇，立遣长子穆出讨。穆临行时，密语汗道：“慕容盛与我为仇，今奇起兵，盛必与闻，这是心腹大患，急宜除去，再平内乱未迟。”汗半疑半信，欲召盛入见，觐察情实，然后加诛。盛妻兰氏，稍有所闻，忙即告盛。盛伪称有疾，杜门不出。汗亦搁着不提。燕臣李旱、卫双、刘忠、张豪、张真等，本与盛有旧交，因见兰、穆势盛，虚与周旋，穆遂引为腹心，使旱等往为盛室，为监察计。哪知旱等反向盛输情，为盛谋主，伺隙起事。会穆击破兰提等军，回城献捷，汗遂大飨将士，欢宴终日，父子统饮得酩酊大醉，分归就寝。当有人诣盛通报，盛夜起如厕，逾墙趋出，直往东宫。李旱等已先待着，即拥盛斩关，入室寻穆。穆高卧未醒，被旱等手起刀落，立即毙命。盛得穆首级，携带出门，徇示大众。众未解严，尚扎住东宫外面，一闻盛起兵杀穆，大都踊跃赞成，便听盛指挥，往攻兰汗。汗醉寝宫中，至大众突入，才得惊醒，起视门外，遥见一片火光，滚滚前来，火光中露出许多白刃，料知不是好事，亟呼卫卒保护，偏卫卒已逃散，不知去向，任他喊破喉咙，并无一人答应。他想返身避匿，奈两脚如痿臂一般，急切不能逃走。那外兵已趋近身边，不由分说，便即劈头一刀，但觉脑袋上非常痛苦，站立不住，就致晕倒，一道灵魂，与长子穆先后归阴，同登森罗殿上，同燕主宝对簿去了。

汗尚有子和与扬，分戍令支、白狼，盛连夜使李旱、张真，驰往诱袭，相继诛死。兰提加难，也由盛遣将掩捕，同时受戮。人民大悦，内外帖然，盛因妻为汗女，当坐死罪，因拟遣她出

宫,迫令自尽,亏得献庄太子妃丁氏,从旁力争,始得免死。看官道献庄太子为谁?就是慕容垂长子令,令前时走死,事见上文。垂称帝时,曾追谥令为献庄太子,令妻丁氏,尚得生存,宝尝迎养宫中,以礼相待。盛妻兰氏奉侍维谨,所以丁氏壹力保护,极言兰氏相夫有功,如何用怨报德?说得盛无词可驳,不得不曲予通融。但后来盛称尊号,仍不立兰氏为后,终未免心存芥蒂,这且无庸絮言。

且说慕容盛得复父仇,便告成太庙,大赦境内,一时不称尊号,暂以长乐王摄行统制,降诸王爵为公,文武各复旧官,并召太原公奇还都。奇听信谗言,竟抗不受命,勒兵叛盛,回屯横沟,去龙城只十里。盛亲督将士,出城击奇,奇手下虽有三万余人,究竟是临时召募,没有纪律,乘兴便至,见敌即逃。奇不能禁遏,如何拒盛?盛驱兵追杀,又令军士接连射箭,射倒奇马,奇坠地受擒,牵入龙城,立即处死。奇党严生王龙等,一并捕诛。遂命河间公熙为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改谥先主宝为惠闵皇帝,庙号烈宗。宝尚有庶子元,受封阳城公兼卫将军,东阳公根为尚书令,张通为左仆射,卫伦为右仆射,李旱为辅国将军,卫双为前将军,张真为右将军,皆封郡公。又进刘忠为左将军,张豪为后将军,并赐姓慕容氏。既而步兵校尉马勒等谋反,事泄伏诛,案连高阳公崇,因即将崇赐死。

是夕,大风暴起,拔去阙前七大树,宫廷震悚。偏群臣一味迎合,还向盛劝进。盛初尚不许,嗣复屡接奏牍,请上尊号,盛乃即燕帝位,改元建平,追尊伯考献庄太子为皇帝,宝后段氏为皇太后,献庄太子妃丁氏为献庄皇后,谥太子策为献庄太子。后来张豪、张真、张通及尚书段成、昌黎尹留忠等,相继谋叛,依次发觉,一并伏诛。就是东阳公慕容根,亦株连被戮。

即用阳城公元为尚书令,改封平原公。才阅一年,复改元长乐。每有罪犯,盛必自矜明察,亲加鞫讯;且因宝宽弛失国,务从严刻,无论宗族勋旧,稍有过失,便置重刑。辽西太守李朗,在郡十年,威行境内,盛屡征不至,且阴召魏兵,阳吓燕廷。盛察知有诈,便将他留居龙城的家属,尽加屠戮,并遣辅国将军李旱,率骑讨朗。旱奉命出次建安,忽又接到朝使,召他还都。旱只得驰还。及抵阙下,谒盛问故。盛但云:“恐卿过劳,所以召归休息。”旱乃退出。越宿,又遣旱从速出兵,群臣都莫名其妙,就是旱亦无从索解,只好依令奉行。

朗初闻旱兵出击,当然防守,及早中途却还,总道是龙城有变,不复设备,留子养守住令支,自往北平迎候魏兵。旱兼程前进,掩入令支,擒斩李养,复遣广威将军孟广平,引骑追朗。朗尚未抵北平,已被孟广平追及,纵骑奋击,攻他无备,朗慌忙抵敌,与广平战了数合,因见从骑溃散,未免胆怯,手下一松,即由广平觑隙猛刺,中朗左胁,坠落马下。广平再加一槊,断送朗命,当下枭了首级,取回报旱。旱即传首龙城,盛得捷报,方明谕群臣道:“朗甫谋叛,必忌官威,或纠合同类,与我力敌,或亡窜山泽,据险自固,一时如何荡平?我所以前召旱还,使他无备,再令旱出,猝加掩击,这是避实击虚的妙计。今果一鼓平逆,得歼渠魁,总算是计不虚行了。”群臣自然贡谏,群称神圣。盛即将朗首悬示三日,一面召旱班师。旱应召西归,途次得卫双被诛消息,不禁惶骇,弃军潜奔,走匿板陁。盛知旱无他意,不过畏罪逃亡,乃遣使往谕,说是:“卫双有罪,不得不诛,与旱无涉,可即日还朝。”旱乃入都谢罪,盛仍令复职,惟讨平辽西的功劳,已付诸汪洋大海,搁起不提了。小子有诗咏道:

用宽用猛贵相兼 ,但尚刑威总太严。
罚不当辜功不赏 ,君臣怎得免猜嫌 ?

盛虽得平辽西 ,魏兵却已出境 ,欲知燕魏交战情形 ,且至
下回详叙。

观本回兰之弑慕容宝 ,与慕容盛之杀兰汗 ,刃起于萧墙 ,亲戚成为仇敌 ,皆权利思想之为害也。兰汗身为国舅 ,其女又为长乐妃 ,亲上加亲 ,应同休戚 ,乃潜通外叛 ,诱杀国君 ,宝不负汗 ,汗实负宝 ,盖比莽操之恶 ,为尤过矣。盛阳归兰汗 ,阴纵反间 ,冒险忍辱 ,卒举汗父子兄弟而尽戮之 ,甚且欲连坐贤妇 ,忘德报怨 ,阴鸷若此 ,可惊可畏 ,论者不以为暴 ,无非因盛之手刃父仇 ,大义灭亲故耳。然卒之好猜嗜杀 ,安忍无亲 ,宗戚勋旧 ,多罹刑网 ,诋诃然自矜明察 ,而以为杜渐防微 ,人莫予毒 ,庸詎知治国之道 ,固在仁不在暴耳 ,而盛之遇祸亦不远矣。

第八十三回 再发难王恭受戮 好感人孙泰伏诛

摇摇却说魏主拓跋珪自中山还军以后，复徙都平城。营宫室，建宗庙，立社稷，正封畿，制郊甸，遣使循行郡国，考核守宰，明正黜陟。又命尚书吏部郎刘渊，立官制，协音律，仪曹郎董谧制礼仪，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晁崇考天象。进黄门侍郎崔宏为吏部尚书，总司典要，纂定各制，垂为永式。就于魏皇始三年十二月，即皇帝位，改元天兴，命朝野皆束发加帽，追崇远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称皇帝。尊六世祖力微为神元皇帝，庙号始祖，祖什翼犍为昭成皇帝，庙号高祖，父寔为献明皇帝，仿行古制，定郊庙朝飨礼乐。又用崔宏条议，自谓黄帝后裔，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及土豪二千家至代郡。凡自代郡以西，善无以东，阴馆以北，参合以南，俱为畿内。此外四方四维，分置八部帅监守，居然有体国经野的遗规。平城附近有秀容川，旧有酋长尔朱羽健服属魏主，且随攻晋阳中山，立有战功。魏主珪特别加赏，即就秀容川四围三百里，给为封土，于是尔朱氏亦蕃盛起来。

会因燕李朗遣使借兵，乃命材官将军和拔，入袭幽州。幽州刺史卢溥旧为魏民，戕吏据州，叛魏降燕，至是被和拔突入，擒溥及子涣，押送平城，车裂以徇。燕主盛闻幽州被兵，亟遣广威将军孟广平往救，已是不及，但斩魏戍吏数人，引师退还。盛复去皇帝号，贬称庶人天王，封弟渊为章武公，虔为博陵公，子定为辽西公。适太后段氏病歿，谥为惠德皇后。襄平令段登，与段太后同宗，忽然谋变，由盛遣将捕诛。前将军段玘系段太后兄子，迹涉嫌疑，恐致连坐，即逃往辽西，嗣复还都归

罪得邀赦免，赐号思悔侯，使尚公主，入直殿庭。一面尊献庄皇后丁氏为皇太后，立子辽西公定为皇太子，颁制大赦，命百僚会集东堂，亲考器艺，超拔十有二人。并在新昌殿遍宴群臣，令各言志趣。七兵尚书丁信，年方十五，因为丁太后兄子，擢居显要，他独起座面陈道：“在上不骄，居高不危，这是小臣的志愿呢。”这数语是因盛好杀，暗加讽谏，盛亦知他言中寓言，便微笑相答道：“丁尚书年少，怎得此老成调呢？”话虽如此，但盛终不肯反省，仍然苛刻寡恩，免不得激成众怒，终罹大祸。事且慢表。

且说晋青兖刺史王恭及荆州刺史殷仲堪，分镇长江，势倾朝右。会稽王道子，惧他侵逼，既令世子元显为征虏将军，配给重兵，使为内备，复因谯王尚之，及尚之弟休之，素有才略，引为谋士。尚之向道子进议道：“今方镇强盛，宰相权轻，大王何不外树腹心，自增藩位？”道子听着，即令司马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州及豫州四郡军事。偏豫州刺史庾楷不愿分权，抗疏辩驳，略言：“江州系是内地，与豫州四郡，素不相连，不应使王愉分督。”疏入不报。楷因遣子鸿往说王恭道：“尚之兄弟，为会稽羽翼，权过国宝，欲借朝威，削弱方镇，王愉又是国宝兄弟，前来督豫，公等若不早图，恐必来报复前嫌，祸且不测了。”王恭本虑道子报怨，一闻此言，当然着急，忙遣人报告殷仲堪。仲堪即与桓玄商议，玄本是个闯祸的头目，哪有不劝令为乱，况当时又有一种刺激，更增玄忿，尤觉得跃跃欲动，乘隙寻仇。原来玄在荆州，料为道子所忌，特故意上书，求为广州刺史，果得朝廷允准，且敕令兼督交、广二州。当下佯为受命，暗中实无意启行。凑巧遇着王恭来使，阴约仲堪，此时不怂恿起事，更待何时？乃与仲堪拟就复书，愿推恭为盟主，

约期同趋建康。恭得书后,便欲发兵,司马刘牢之进谏道:“将军为国家元舅,义同休戚。会稽王军亦已可谓得志了。现在王愉出镇江州,虽未惬人意,亦不为大失,就是豫州四郡,割配王愉,与将军何损?晋阳兵甲,可一不可再呢。”恭不肯从,即上表请讨王愉,及尚之兄弟。

道子闻庾楷从恭,即使人说楷道:“孤前与卿恩如骨肉,帐中共饮,结带与言,也好算是亲密了。卿今弃旧交,结新援,难道竟忘王恭前日的欺侮么?若欲委身事恭,使恭得志,恭也必疑卿反复小人,怎肯诚心亲信?身首且不可保,还望什么富贵呢!”楷闻言大怒,即令使人还报道:“王恭前赴山陵,相王忧惧无计,我知事急,发兵入卫,恭乃不敢猝发。去年恭勒众内向,我亦囊鞬待命,我事相王,未尝有负,相王不能拒恭,反杀国宝兄弟,国宝且死,何人再为相王尽力?庾楷身家百口,怎能再不见几,自取屠灭呢?相王今且责己,毋徒责人。”这一篇话报知道子,道子素来胆小,急得不知所为。独世子元显奋然道:“前不讨恭,致有今日,今若再姑息,难道还有朝廷么?我虽年少,愿出当逆贼。”道子听了,稍稍放怀,乃将兵马大权,悉付元显,自在府第中日饮醇酒,作为排遣罢了。

殷仲堪闻恭已举兵,也即勒兵出发,但平时素无将略,所有军事,尽委南郡相杨佺期兄弟,使佺期率舟师五千,充作前锋,桓玄继进,自督兵二万为后应。佺期到了湓口,王愉尚全然无备,惶遽奔临川。桓玄遣偏将追愉,愉不及逃避,竟被擒去。建康闻报,很是震动,内外戒严,当即加会稽王道子黄钺,命元显为征讨都督,遣卫将军王珣、右将军谢琰率兵讨王恭。谯王尚之率兵讨庾楷。楷方出兵至牛渚,突遇尚之统众杀来,一时惊惶失措,立致溃散,楷单骑奔投桓玄。会稽王道子,遂

授尚之为豫州刺史。尚之有弟三人，除上文所叙的休之外，尚有恢之允之，此时均授要职。休之为襄城太守，恢之为骠骑司马丹阳尹，允之为吴国内史，各拥兵马，为道子声援。不意桓玄乘锐杀入，所向无前，连破江东各戍，由白石直进横江。尚之驱军与战，竟为所败，仓皇遁走。恢之所领各舟军，又被玄捣破，悉数覆没，于是都城大震。道子自屯中堂，令王珣守北郊，谢琰屯宣阳门，严兵守备。元显独出守石头城，英气直达，毫不畏缩。当时会稽府中，多半谀媚元显，说他聪明英毅，有明帝风。他亦自命不凡，居然以安危为己任，因见敌势甚锐，遂多方探刺敌情，果被察出破绽，想就一条反间计来。

自王恭不用刘牢之言，贸然出兵，牢之虽尚随着，却不愿为恭效死，恭又淡漠相待，越使牢之灰心，正在懊怅的时候，忽有庐江太守高素，借入报军机为名，得与牢之密语，啖以厚利，大略劝牢之背恭，事成后即将恭位转授。牢之自然心动，踌躇不答。素见牢之情状，乐得和盘托出。便从怀中取出一书，交与牢之，作为凭信。牢之启视，乃是会稽王道子署名，书中所说，也与素言相符，这封书是元显手笔，托名乃父，牢之未尝不知，但已闻元显握有全权，足为道子代表，便深信不疑。因即遣素返报，愿如所约。一面语子敬宣道：“王恭曾受先帝大恩，今为帝舅，不能翼戴王室，反屡发兵寇逼京师，我想恭蓄志不轨，事果得捷，尚肯为天子相王所制么？我今欲奉国威灵，助顺讨逆，汝以为可行否？”敬宣答道：“朝廷近政，虽不能媲美成康，究竟没有幽、厉的残暴，恭乃自恃兵威，陵蔑王室，大人与恭，亲非骨肉，义非君臣，不过共事有年，略联情好，但彼既营私负国，大人原不宜党逆叛君，今欲助顺讨逆，理应如此，何必多疑。”牢之乃与敬宣密谋，将乘间图恭。

恭参军何澹之，素与牢之不协，至是侦知机密，急入白恭。恭尚疑澹之挟嫌进谗，不肯遽信，且特置盛宴，邀请牢之，就在席间拜他为兄，所有精兵坚甲，悉归牢之统领，使率帐下督颜延为先锋，进攻建康。牢之谢过了宴，立即登程。行至竹里，即将颜延一刀两段，送首入石头城。并遣子敬宣，及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还军袭恭。恭方出城阅兵，拟为牢之后继，不防敬宣麾骑突至，纵横驰骤，乱杀乱剝，霎时间将恭兵驱散。恭匹马回城，城门已闭，城上立着一员大将，便是东莞太守高雅之。他已混入城中，据城拒恭。恭知不可入，忙纵马奔往曲阿。他平时本不善骑，急跑了数十里，脾肉溃裂，流血涔涔，不得已下马觅舟。适有曲阿人殷确，为恭故吏，乃用舟载恭，送往桓玄军营，行至长塘湖，偏被逻吏截住，将恭擒送建康。恭至此还有什么希望，眼见是引首就刑。惟临死时，尚自理发髻，颜色自若，顾语刑吏道：“我误信匪人，致遭此祸，但原我本心，岂真不忠？使百世以下，知有王恭，我死已值得了。”恭既受诛，所有子弟党与，当然骈戮无遗。晋廷遂命刘牢之为辅国将军，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各州军事，代恭镇守京口。

俄而杨佺期、桓玄至石头，殷仲堪至芜湖，俱上表为恭伸冤，请诛刘牢之。元显见他势盛，却也生畏，遂悄悄地驰还京师，令丹阳尹王恺等发京邑士民数万人，共往石头。佺期与玄，方在石头城下，耀武扬威，猖獗得很。忽见建康兵士，如蜂拥，如蚁攒，漫山遍野，踊跃前来。两人不禁失色，当即麾军倒退，回屯蔡州。惟仲堪尚在芜湖，拥众数万，气焰未消。晋廷不知虚实，尚以为忧。左卫将军桓修，入白道子道：“西军情实，修已了如指掌了，彼纠众为逆，殷桓以下，单靠王恭，恭既破灭，西军气沮，今若以重利啖玄，并及佺期，二人必然心喜，

桓玄已足制仲堪,再加一佺期,便可使倒戈取仲堪了。”道子乃令玄为江州刺史,召还雍州刺史郗恢,使为中书,即命佺期代刺雍州,并都督梁、雍、秦三州军事。任修为荆州刺史,权领左卫文武,即日赴镇。遣刘牢之带领千人,护修前行。黜仲堪为广州刺史,使仲堪叔父太常殷茂,赍诏敕仲堪回军。

仲堪接诏,愤怒得了不得,便一再遣使,催促桓玄佺期进军。玄等得着朝命,颇为所动,犹豫未决。仲堪防他生贰,急从芜湖南归。又着人传谕蔡州军士道:“汝辈若不早散归,我至江陵,当尽诛汝等家属了。”蔡州军士,听到此言,当然恟惧。佺期部将刘系,潜率二千人先归,一军已去,余众皆动。玄与佺期,不能禁遏,也只好随众西还。众惧家属被诛,倍道还趋,行至寻阳,得与仲堪相值。仲堪已经失职,不能不倚玄等为援,玄等见仲堪众盛,一时也不便相离,虽是两下猜嫌,表面上只好联络,所以彼此叙面,各无异言,且比前日较为亲昵,你指天,我誓日,俨然有沥肝披胆的情形,甚至各出子弟,互相抵质,就在寻阳筑台,歃血为盟,仍皆不受朝命,并连名上疏,提出三大条件:一是请申理王恭;二是求诛刘牢之,及譙王尚之;三是诉仲堪无罪,不应独被降黜。这篇奏牒呈将进去,又令道子以下,无法抗辩,莫展一筹,结果是召还桓修,仍将荆州给与仲堪,还要优诏慰谕,明示和解。御史中丞江绩,且劾桓修专为身计,贻误朝廷,于是修被褫官爵,放归田里。

仲堪等得了诏谕,虽尚未尽如愿,但名位各得保全,已足令人意快,不如得休便休,受了诏命。偏佺期又来作怪,密语仲堪,谓:“将来玄必为患,索性乘早袭击,杀死了他,方免后忧。”仲堪非不忌玄,但寻阳联盟,还是仗玄声望,得吓朝廷;且佺期素有勇略,兄广及弟思平,又皆粗悍强暴,不易驾驭,若